

阅见世界



我重新出生的地方,是中国

(伊拉克)方浩明

对我来说,写《我重新出生的地方》是一次追忆过往,并与初心对望的心灵之旅。回想从伊拉克战火中走出,到扎根中国成为青年记者的人生轨迹,那些破碎的童年记忆、颠沛流离的岁月,以及在中国被治愈、被接纳的温暖全部涌上心头。其中很多关键故事,比如战火童年、父亲去世、九三阅兵、重返伊拉克等,我回想起来依旧心绪难平,那是刻在骨血里的印记,是我人生最珍贵的宝藏。

我在书的开篇写下“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这是当时的真实故事。我3岁亲历伊拉克战争,虽然那时年幼,但记忆深处依然残留着一些可怕的画面。以至于后来我观看伊拉克战争的视频资料时,仍然浑身发颤。

我们一家辗转叙利亚,年少的我和哥哥姐姐在本该读书玩耍的年纪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战乱夺走了我的童年,也让我早早懂得生命的脆弱,更从心底生出对和平的极致渴望,深知安稳地活着,已是最大的幸运。

如今,我在中国生活了10多年,从懵懂少年长成26岁的青年。中国抚平了战争留在我心底的伤痕,给了我安稳、尊严与前行的底气。这份归属感,始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邻里的温暖善意,源于老师同学的真诚接纳,成于这片土地的包容胸怀。没有人在意我来自战乱之地,没有人对我区别对待,我可以安心读书、追逐梦想、拥有未来,这份被尊重、被接纳的安稳,就是我最踏实的归属。

书中,我写了很多琐碎日常,比如踢球后吃臊子面、在街边撸串、春节选对联,还有生病时朋友送药送药、打电话关怀。这些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小事,但对我而言却是治愈心灵的阳光。这些烟火气,是平凡日子的幸福,更是中国给予我的珍贵馈赠,让我真正融入这片土地,读懂生活本来的模样。

重返伊拉克时,我像一个外乡人,甚至连外婆都不认识我了。当我在伊拉克看到中国援建的桥梁、学校,我渐渐明白,故乡从不是单纯的出生地,而是能给人温暖、希望与安全感的存在。伊拉克是我的血脉故土,而中国是给我新生、予我安稳、塑我人格的心灵原乡——我重新定义了“家”的含义。

在我看来,中国人爱国是发自内心的、理直气壮的信仰。见过战火纷飞里家破人亡,再看中国人守护家国,珍视安宁,积极建设,

献给和平的热泪

聂文康嘉瑛

2025年9月,阅兵仪式刚过,我们就被这位在阅兵仪式上落泪的小伙子吸引。此前,我们并不了解方浩明,但他的眼泪却是那样真挚动人。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在中国的阅兵仪式上动情痛哭,甚至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的话?怀着这样的好奇,我们立即搜索方浩明的故事,得知他出生于伊拉克,辗转叙利亚,最后在中国定居的人生经历后,也就不难理解他眼泪背后藏着的复杂情绪,那是发乎情的一种本能,而不是博人眼球的作秀。

我们通过方浩明的同学联系到他本人,表达了我们想与他合作出版一本图书的意愿,没想到他早已有这样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2025年10月,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第一次见面,方浩明一身笔挺西装,气质昂扬,真是一名青年才俊。他是中阿卫视的一名驻华记者,早在九三阅兵前,他就因多次参加中国全国两会报道、跳科目三等“出圈”。人们在互联网上认识了这位来自伊拉克的小伙子,同时,他也用爽朗的笑容、幽默的语言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他眼里的中国。

方浩明写稿的过程很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这不仅得益于他作为记者的专业素质,还源于这些故事早已深深印刻在他的骨子里,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事实上,在那些广为人知的故事背后,我们在方浩明的文字里看到了他不曾为大众熟知的一面,其中有许多令人几欲落泪的细节。例如,方浩明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他这一辈子太辛苦了,他为我们全家操碎了心,为我们拼命努力,这或许就是他患上心脏病的原因。终于,爸爸看见我们都安顿下

盛装之间,遇见东方

颜欢

旅人心语



四月份期间,西班牙古城塞维利亚的空气中弥漫着橙花香。傍晚时分,街道上的人潮如缓缓流动的彩色河流:女士身着层层叠叠的弗拉门戈长裙,荷叶边从肩头一直铺陈到裙摆,色调明艳;男士身着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传统套装,皮鞋锃亮(见图,颜欢摄)。置身其间,如同走进年代剧片场。

当地朋友告诉我,盛大的着装是奔赴四月节的“通行证”。这个4月下旬到来的节日源于19世纪中叶的春季牲畜交易会——当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商人赶着牛羊牲畜到塞维利亚贩卖。19世纪中叶,大商户希望设立年度集市进行牲畜买卖,四月节由此而生。当时,农场主、马车夫和乡村家庭往往穿着正式传统服饰赴会。时光荏苒,四月节的商业属性逐渐淡化,人们已习惯在舞宴翩翩和家庭聚会中联络情感,这一文化传统便延续至今。

节庆帐篷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场场热烈奔放的弗拉门戈表演。舞者在吉他声中旋转、顿足,手中折扇舞得出神入化,时而轻盈含蓄,时而凌厉果决,开合之间,眼波流转。舞者肩头飘荡的“马尼拉披肩”绣满繁复花卉,长长流苏伴舞步摇曳翻飞,与折扇相映成趣。这两种如今被视作弗拉门戈象征的物件,与4个多世纪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紧密相连。

16世纪起,来自中国的折扇与丝绸刺绣披肩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起程,经菲律宾马尼拉装船,穿越浩瀚太平洋抵达美洲,再由大西洋商船运往西班牙。彼时,它们是令人惊艳的东方奢侈品,深受贵族追捧。随着本地工匠的改良与仿制,它们逐渐走入市井街巷,融入当地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于数百

年流行与再创造中获得新生,成为弗拉门戈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塞维利亚著名的百年刺绣工坊“福隆达工坊”里,我第一次近距离端详这些披肩。丝绸底布柔软细腻,绣线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光泽。工坊第三代传人胡安·福隆达小心地展开一件家藏上百年的中国披肩:仙鹤、凤凰、亭台楼阁等中国传统纹样层层铺展,色彩柔和淡雅,保留着中国传统审美讲究的层次与留白。

随着这些披肩沿海上贸易路线辗转传播,它们的面貌也悄然生变:当地工匠为它们注入更鲜艳、更浓烈的色彩,大红、亮黄、钴蓝与祖母绿互相碰撞,色彩鲜明而直接。复杂的中式图案逐渐让位于大朵绽放的玫瑰、康乃馨和飞舞的蝴蝶,呼应着安达卢西亚歌舞热烈奔放的风格。

扇子的变化与之相似。最初,它们承载着东方工艺与主题;今天,人们在扇面上描绘斗牛场上的激烈对决、四月节马车巡游的热闹画面,以及塞维利亚街头的教堂和广场。小小一把折扇,在数百年的本土化过程中融入生活元素,成为当地人表达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载体。

室内设计师艾德·艾思皮诺出生于塞维利亚,从小生活在四月节的氛围中,对折扇、披肩和弗拉门戈长裙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她告诉我,许多人以为这些节庆元素本就属于安达卢西亚,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翻山过海、跨越时间的文化旅行者,“这些源自中国的文化元素早已融入日常生活和地方风俗,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艾思皮诺的话令我印象深刻。盛装赴会的人们也许不会刻意追溯一把折扇、一条披肩背后的文化轨迹,在习以为常的节日仪式里,世界文明交流的密码已深深埋藏。曾经跨洋而来的东方风物,经过数百年流转沉淀,渐渐融入安达卢西亚人的生活。如今,它们保留着远方的印记,也承载了本土的创造,在当地人的肩头、手中和舞步间,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明交流故事。

美洲豹浅浮雕石嵌板

石嵌板出土自奇琴伊察遗址,展示了美洲豹令人生畏的力量。(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藏)



太阳纹圆盘

圆盘属于查纳帕塔文化,该文化形态孕育了印加文明。1986年,秘鲁库斯科市正式采纳圆盘的图案为城市官方徽章。这件文物曾流失海外,2021年回归秘鲁。(秘鲁库斯科大区历史博物馆藏)



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

这件来自玛雅文化的石雕被塑造为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造型,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博物馆藏)



『玉米·黄金·美洲豹』

——走近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共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

展览名称中的“玉米”象征农业根基与物质基础,“黄金”则在安第斯文明中代表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美洲豹”象征力量与勇气。三者共同绘就以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为代表的美洲古代文明从生存生产到精神信仰、再到权力结构的动人图景,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了解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窗口,推动中拉文明在互学互鉴中相知相亲,共同发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文/图:首都博物馆提供

金冠饰

这件莫切文化的金冠饰中央为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脸周有8条章鱼状触手,猫科动物与海洋元素代表了大地和水域两种超自然力量的结合,是安第斯冶金工艺巅峰之作。该文物于1988年被盗并流失海外,2006年回归秘鲁。(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藏)



合金胸甲

胸甲由金银铜三元合金制成,由8块矩形甲片组成,它如同统治者的“象征性皮肤”,最终作为随葬品伴随统治者长眠。(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藏)



着豹纹的人」雕像

陶人像身穿美洲豹纹服饰,代表着这位战士将获得美洲豹般的力量和技巧,战无不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藏)





邂逅马拉维湖

吴发奖

域外见闻



东非大裂谷一直向南延伸,谷地积水在非洲东南部汇成一片广阔碧波,马拉维湖静卧于此。湖泊位于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三国交界处,长达900公里,占据马拉维共和国国土面积的1/5。世人称马拉维是“非洲温暖的心脏”,这片湖水正是非洲大陆生生不息的脉搏,又被诗意地唤作“群星之湖”。

置身湖畔,才懂笔墨描摹终究浅薄,远不及亲眼所见动人。清晨,在赤道暖风吹拂下,我光脚踏上湖边白沙,细软的沙粒轻抚脚踝,一路风尘、满身疲惫尽数消散,只剩与山河相伴的宁静。

马拉维湖刚柔并济。北部湖区有东非裂谷的磅礴气势,两岸峭壁对峙,直入云霄,瀑布从悬崖飞泻而下,银光闪闪冲向水面,声如雷鸣,在山谷回荡。进入湖区深处,景致变得温婉,芳草依傍湖泊生长,湖水环绕岸边流动,浩渺无际,一片苍茫。湖面海拔472米,水下最深处超过700米,形成了水上明净、水下幽邃的鲜明特色,包容着裂谷大地的深刻内涵。

“马拉维”在当地尼昂加语中是火焰的意思,湖名源于夕阳下湖面如火焰般燃烧的壮丽景象。晴日当空,碧蓝湖水被镀上一层灿灿鎏金,

波光粼粼,恰如静静燃烧的火焰,热烈坦荡,又温润自持。

这份赤诚之美已流传上百年。1859年,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第一次看到此湖时为其起名尼亚萨湖,意为“大湖”。当地人的命名则更具意蕴——夜幕中,渔船灯火星星点点,漫天星光闪烁,它又有了“群星之湖”的美名。时光流转至今,初见的浪漫与诗意,仍在湖泊的晨昏之中荡漾。

山水之美,也美在人间烟火。岸边,恩卡塔湾的居民世代与湖共生共存,湖水养育一方水土,滋润平凡的生活岁月。破晓,湖畔苏醒,人们沿河洗衣劳作,洗去世间尘埃。孩童是湖畔灵动风景,成群结队地戏水逐浪,清脆的笑声在波光中荡漾,随流水慢慢散开,平常生活日复一年安然度过。

伫立湖边方觉,湖水是大地望向天空的一双眼睛,承载着云朵、飞鸟、星辰和远山,包容了人世间百态。我们奔赴山海,以眼眸容纳天地辽阔,以心怀沉淀世间温柔。

真正的人间美景,从不刻意雕琢,亦无喧嚣浮华。马拉维湖用一汪清水环抱古老大陆,用一片温情抚育万物生命。朝辞群星余韵,暮拥火焰流光,它把非洲大地的辽阔、温暖和质朴留在每个相逢者的心中。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rbg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